

良齋文稿

八

有
1030

詠物詩鈔序

昔者屈原頌橘荀況賦蠶此詠物之權輿而其見于詩篇者以後漢蔡邕詠庭前石榴為始六朝之間王融謝朓唱和之什特盛沿及唐宋訖於元明作者雲興體各不同然多者不過百篇少者十餘首其間若鄭鴈鴝雅鷺鶯雀鴛鴦之類僅以一詩擅名當世則詠物之作古人之所難也蓋詩以性情興會為主而詠物之作不必緣性情不必閑興會其題又限以一物不可泛及故卽千題則板矣離千題則散矣不即不離乃見其妙斯已難矣况若鴈字鶯字蜂琴蛙鼓



之爲標題益纖意而益盛如刻玉格而雕棘猴此詠
物之所以爲難也歟清康熙中所編詠物詩選古今
體詩一萬四千餘首網羅薈萃歷世悉備然未有純
乎出一人之手而七律至一首者也其有之自
永沂小野翁始翁信州福寫人天資冲澹不緇于名
利惟以韻語自娛嘗奉君命祇役尾州二十餘年因
受業于河村乾堂先生又與秦士鉉與田叔建之徒
相交尤刻意於詠物今年已六十矣嘗自鈔其稿得
詠物一首皆七律也茲者携入江戶屬予爲之所
予受而讀之自天地日月山川之大以至於草木鳥

獸蟲魚之微牢籠萬態雕繪衆彙殆兼千古詩人之
所難而掩有之苟非才學富贍精力尤過絕人者安
能至此也哉則其詩雖或有不工穉者猶歎奇敷賞
之不暇况乎句巧意新才華全涌如春蠶之吐絲而
纚纚不絕也如秋雲之出岫而姿態橫生也予焉忍
不序而傳之予聞信州土厚水深多大山鉅谷幽林
惟石而福寫爲最天地靈秀清淑之氣所磅礴而鬱
積焉翁生于其間受是氣也醇以厚故其才力敏以
贍夫以醇厚之氣敏贍之才而濟之以學殖之浩穰
宜乎兼千古詩人之所難而掩有之也翁名雄字子

飛泳許其別號山村君世臣云天保己亥中秋後二日

○田園雜興詩叙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
是陶淵明田居之作也高古冲澹真有羲皇上想籬
落隔煙火農談四隣夕庭際秋蟲鳴踈麻方寂歷是
柳子厚田家之作也清遠蕭散極塵外風致並為十
古絕調迄今范石湖有田園雜興六十首格調雖不
及陶柳而意新句巧不襲前人一語善寫田家情景
幾十無餘蘊矣後世作者竟不能脫其範圍今小野
泳沂君於石湖之外更闢壇宇得詩凡三百有六十
當期之日於是風俗之淳樸節序之早晚與天野梅

墟柳隴麥圃菰之變態刻畫曲盡無所不備殆可抵
一部農書而意思之清新辭句之工麗視石湖不多
讓焉然泳沂則曰此特為黃吻小生示蹊徑耳嗚呼
何其言之謙也因憶予為童子時與農民雜處頗知
田家興味猶記新秋之久望野火而歸稻花風涼飛
螢相逐草露沾衣蟲聲如雨便欣然欲綴詩而寒鄉
無書石湖且不可得尚何望陶柳當是時倘得泳沂
此卷閱之其資吟料顧不多乎展翫數回追惟三十
年事儼如隔世而一官羈身塵土滿面無復當時興
味得毋淵明笑我碌碌耶泳沂名雄字子飛所著有

詠物一千首此特其緒餘云

唐宋八家文格序

吾邦文章之起遠矣。遣唐之使留學之士，與唐朝諸名士相交，親承指授，才藻之美，彬彬如也。惜其未脫駢儷之習耳。爾後數百年，多亂少治，干戈相尋，文章蕩然掃地而盡矣。元和韃索，以還，操觚之士，寢興其文，雖未精暢，亦頗知以韓歐為法。至議園翁出，則才力足以振之，學殖足以運之，筆力闔肆超脫，俗習大有功於藝林矣。而顧獨染指於李王詭僻之文，貽誤後學，不貽五十年來諸先生。始悟其非專刻意於唐宋八家，而參之以有明宋景濂、方希古、唐荆川、王

遵嚴諸家於是文章之道大開高者可以追配韓歐
次亦不下唐王諸子倚戲盛矣後進之士聞風而興
爭皆以文章相濯磨多斐然可觀者然其間體格或
少變化辭句或不鏘鍊議論或多駁雜之弊求其粹
然無瑕疵者幾希豈才力不足歟李廌不博歟抑未
熟於法也苟熟於法矣其所到寧可量耶蓋吾邦世
愈降而文愈精正典彼邦相反則英俊之士前唱後
和巧力益至庸詎知百年之後無文章雄跨乎百代
而媲美於韓歐者果出千東方君子之國乎哉予不
自揆思欲精讀古人之集分體分格彙輯成編以窺

變化之妙而未果也茲者川西士龍就荆川文編攷
其係八家者而選次之以付剞劂可謂實獲我心矣
或曰古人作文皆自胸中流出不求格而格生焉今
欲就格作文無非捨其本而惟末之趨乎予竊以為
不然古人之文雖不規規於體格而具用意精深變化
百出不可概以一律此豈無意於法而能如是哉今
乃曰古人惟自胸中流出而不肯復留意於法度則
荆川之分格皆非而後之作者皆鹵莽滅裂而止爾
此不惟東海終不可出韓歐雖藝園亦不如是之荒
唐也宣士龍刻此書之意哉予故為之序俾讀者知

所自勉焉

贈一萬田子逸序
始予遊上毛草津竊謂除清泉白石之外無可與語者至則一萬田子逸在焉子逸樸直不飾出肝肺相示予驚喜如遇舊識與之弁蒼山臨深谿蔭長松掬清流子逸兩耳俱聾而予與音傖楚不甚了了即大聲疾呼論古豪傑事響振林薄野禽覓夫皆驚子逸居在上毛今宿村任客在巖刺天盤地為絕勝之境以予酷愛山水也將前導而歸相與極登臨之勝予以歸期已迫辭之則悵然若有所喪嗚呼一朝相遇于萬山之中顧能懇篤如此予將何以報之聞子逸

之先為豈後國主大友能直第六子稱一萬田景直
大友氏亡後退而隱于上毛業醫既五世矣而先人
好學伉爽有氣節教子逸甚嚴不幸蚤厭世豈可不
繼其志乎子逸志甚篤才甚銳頗能通諸家之言然
每以耳聾為大戚予謂天下有耳者何限而其心則
聾矣今子逸心孔甚聰慧能通曉古今獨具耳廢而
已大丈夫奉父母遺體立于天地之間不能以道術
鳴于一世而振名家之餘烈而區區然為形骸所拘
累委夜光於糞壤埋大阿於塵土不亦更可惜也哉
方今人才寥落若子逸者其與有幾子逸不肯以道

術自任而欲使何人任之子逸惟當憂志氣之不立
勿以耳聾為大戚也將別書此以勵之天保九年五
月小建書于草津寓所是日天陰雨下雲氣自窓間
全入硯席悉濕亦山中一奇也

瓶花圖卷序

松友齋丹羽君才兼文武夙夜勤勞政事而暇則以
風雅自娛其於茶讌香儀瓶花之法莫不精詣蓋發
于天才遊及之餘也頃者出此卷示予曰去年以來
每插花大原安延自傍寫之積累成卷子請題一言
披而閱之凡香色之鮮麗柯葉之豐緝與天俯仰正
偏欹側之狀曲盡變態悉中其法而繪畫之精妙又
能逼肖其真洵可以供玩賞而娛心目矣予嘗讀袁
中郎瓶史愛其清雅獨所惜者無圖畫耳今此卷雖
與瓶史有同異亦宜相配而並傳焉况君在政務鞅

掌之中而襟度風流清遠恢恢乎有餘地如此故其
處事寬裕不迫綽然有以曲盡其道矣豈不无可欽
仰乎然予恐覽者或以為留意於細事也故為一言
之

送絳部繼甫歸日向序

絳部繼甫從予學數年矣天資溫而毅才力豐贍專
用力於經藝粹如也其與人交一以至誠人亦甚愛
之及其歸也皆悽悽然不忍別不知繼甫何以得之
予聞繼甫先君鶴山公即米澤鵞山公之兄鵞山
公德行政事蔚然為一代賢君而鶴山公德業亦與
之相伯仲其教化深厚淪浹人之心髓故一藩士風
甚美非獨繼甫為然也繼甫生於禮義之邦又資之
以經藝之懿益勉而不輟必有振不鐸於一方而對
揚國家之鴻休者矣老子云太器晚成繼甫其以晚

成自期可也

樂山居記

縉紳君子文人墨客之所孰不樂山而山之高且奇者多在于遐邑僻落寒鄉之間故有不能遊典不暇焉者於是輦石移樹等假山以寄其所樂蓋不得已也因每慨然歎息謂吾樂山天下莫尚焉苟得構團蕉於名山之下以自老則平生至願畢矣此豈真能樂山者乎哉何則觀人者不於暫而於久今天辭繁華盛麗之境而入蕭騷寂寞之區棄靡衣綺膳之美而就粗服蔬餐之淡所見者惟山所聞者惟水此生長于都會者之所不能堪也試使斯人居于此決辰

之間方且揚眉擗臂大呼狂叫以為極天下之至樂而喪一世之混濁至其閑數月則厭倦之心生感愴之念動向之所以為天下之至樂者遽變而為悽惋悱惻思鄉灑淚之具向之所以為喪一世之混濁者俄變而為憂悶不平憤世怨人之資望望然惟恐去之之不至也此豈真能樂山者乎我惟若吾大川士德翁可謂真能樂山者矣翁產千上毛長于江府從事諸名醫遂掛壺於四通之衢有年數矣而天資淡泊愛名山如性命一朝棄而歸鄉所居四面皆鉅岳峻嶺若榛名赤城白根淺間之屬崢嶸嵯峨如積鐵

如排矛戟如奇鷁九首實天下險怪詭卓之區而鄉又僻陋無無佳醢肥鮮之可以適口無哀絲豪竹之可以悅耳又無文人墨客之可與往來尤都人所不能堪者然翁居之數十年眉間栩栩如受萬戶之封因扁其室曰樂山居近歲則又等做山於庭中引溪永環之奇石佳花具名園之勝似與彼都人不能遊者角其技適有客訖都下舊事者輒掩耳却走競競乎如噩夢之覺而猶陳自非襟韻超軼厭繁華之區而愛寂寞幽邃之境者不能至此翁乎真能樂山者矣或曰翁醫也而樂山為山亦閑于醫乎予曰然醫

仁術也。惟仁者為能行之。仲尼不云乎。仁者樂山。吾
又以此知翁之真能行其術也。茲者翁請記。乃書此
典之。

有隣舍記

休原大綱言宣明二年
書也頃者

北越砂子里正者田君好學甚有素。嘗命其室曰有
隣舍。徵記於予。予曰。善哉。雲從龍。風從虎。火就燥。水
流濕。其氣類之相感。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昔舜之居
歷山也。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民非歸于舜
也。歸于德也。太王之去邠。處岐周也。一年成邑。二年
成都。而民五倍其初。民非歸于太王也。歸于德也。此
之謂德不孤。必有隣。是德也。非獨聖賢有之。人皆有
之。而庸人俗士不知有此。至寶乃出。誕於貨利。声色
之末。豈不大惑乎。且民者國之元氣也。元氣消而國

能存者否矣。故先王設官治民，自冢宰司徒以至於鄉師黨正，必擇有德者任之。凡井田學校飲酒讀法之類，非惟養之，又有以教之，故衣食足而風俗美矣。及王政之衰，為君者惟知厚賦歛而不知愛民為吏者，惟知富彙橐而不知恤民。先王之美意良法皆束閣而莫之講，此惟救死之不暇矣。望其能歸于德哉。今君之所以命堂者，蓋懷德也。懷則得，得則民歸焉。一鄉皆力稼穡而興孝悌尚儉素，重禮讓矣。先王之美意良法，吾將復見之。顧不盛乎。嗚呼！先王之道不講久矣。然有一人焉倡之，又有一人焉和之，倡

和者益多。

者益衆，則德彌不孤而隣彌廣矣。安知國不相率而從之。此固理之所在，聖賢之所已行。况北越土沃民淳，導之易從，教之易化者哉。故予樂記而告之。

○踰碓氷嶺過淺間山記

獅子生子必墜之於谷能出者育之不能者棄而不顧此誠獸甬人則異於是其不能必歟而養之然使其涉遠途歷艱阻知風土謠俗山水之變態鄙語所云炭子羈旅者亦獅子墜谷之意也予有三子長曰文九生而四歲患疥百方療之不己已十有三矣瘡珠攢簇肌膚如鮫魚皮痛痒不可忍予以為大戚且生于大都所見惟紛華之地所與嬉惟裘履子弟未嘗出都門一步也是以肉緩皮慢筋骸不相束畧無慷慨激昂之氣予又甚憂之因謂上

毛草津溫泉於治所有効使兒澡浴以療疾兼知羈
旅之艱斯為兩得矣乃以天保戊戌五月端午挾文
九啓行塾子棍塚士善請同遊先發候于熊谷六日
抵熊谷士善父子饌迎至命酒相款盤饌甚殷七日
偕士善上道父玄節送至深谷驛飲別宿高崎八日
聞晴間雨望諸山皆在雲烟中至松井田妙義四五
峰突然湧出而雲氣浮動一翁一闢乍現乍隱如神
龍不可摸捉予往年遊此天極晴衆峰歷歷在目
今則出沒不定作種種變態殆如盡其技而相娛者
山靈愛我如是而獨不為世所容何哉過碓氷関至

坂本雨入至衆籠子踰額陟降三里道極險左右巨
石危礫磨牙角相逼古木翳蒼雲氣自轡窻盆入如
綿如絮可掬以滅之袖中山風淒寒透肌而昇夫流
汗通體其勞可知矣絕頂為毛信界雨稍晴四山簇
簇而出東見奇峯如華架如筍簪想亦妙義金洞諸
山也休歇下額路益險而直下有建鉞之勢輿轎如
飛一炊頃即抵軒井澤嶺九日倩馬而發晨起甚冷
皆挾纒驛外平楚千里萬山環立物象頓異信州為
天下絕高之地故雖仲夏如深秋之候抵沓掛辭官
道入山淺間山巍然當面絕頂勃勃吐煙如自窗中

出勢頗雄然遠望之與岳蓮相伯仲近視不甚高蓋地勢既絕高岳又踞其上不似岳蓮之千仞削成攷然踰一嶺嶺與淺間相屬登二里餘淺間近覆頭上已登稍平夷有木華表沒于地所餘僅數尺馬天曰相傳華表兩楔高二丈八尺天明中淺間山頂發火大石千百飛騰相擊于空中響如萬雷諸州地震灰沙雨數十里外山中深數丈此其所埋沒也仰觀絕巔已近其側孤峯崛起是為小淺間從此下山半里餘始見山脊往年火石輒出焦迹深黝絕不生寸木黑煙益騰上馬夫曰山巔發火處突陷數仞周迴

里餘其中成一大火坑烈燄常燃震爆之聲成雷朝山者或至其崖窺之莫不震慄又云往年之災巨石自嶽頂飛墜其大有二百餘丈者距此數里惜不使公等觀耳山下原野皆為焦土燒石磊砢橫路想見當時變災之狀使人慘然至將宿有閑過因數里涉吾妻川天明之熒火石自嶽頂滾下塞川川流漲溢泥水映火石相激浩蕩上陸泓川村落皆為烏有人畜死者以數萬計相去五十年村落未復于舊云過川山路陟降三里至草津投客館中澤氏已秉燭矣兎文九始涉遠途峰巒之奇秀道路之險阨實墮

地以來所未觀精神英茂燈下與士善評山批水談
刺刺不已非復平素驕惰之比蓋山水秀氣有以激
發之信乎愛子不可不蕲旅也從此日浴溫泉未二
臘而疥癩向瘥神氣益壯溫泉亦曰溫泉矣

自海內集其大者而論之則此山為第一
其山之大者而論之則此山為第一
其山之大者而論之則此山為第一
其山之大者而論之則此山為第一

登白根山記

予性狷介不能與世俯仰而獨愛山水如性命嘗以
天保庚寅三月遊白雲金洞二山詣榛名道經剪風
嶺遙見西北諸峯白雪鎔銀其中有一峯巉巖秀出
者問之土人曰白根山也則雖未登而心既已識之
矣戊戌五月偕兒文門人梶塚士善觀妙義山踰碓
氷嶺過淺門獄沿草津湯泉每一瀑輒覺渾身快適
宿疾稍減而煙霞之痼則益劇矣一日雨新霽四山
濃翠如沐遊意勃焉與湯泉俱沸因謂士善曰白根
山距此不甚遠可三殮而返且予有一面之舊山靈

必不以我為生客也予具偕登乎士善躍然應命見
文亦請伴乃倩導者裹糧擔酒而茲自村中東折行
莽蒼之野忽得一溪水清淺以亂石當橋蹀躞而涉
崖路頗嶄絕魚貫而登得孔道是為並井道有一客
見導者立語問之曰白根山採硫黃者也結伴而往
甫半里左右有大壑中間峭崖壁立數百丈如馬鬣
之亘一徑通其上脚酸神掉殆不能移趾導者顧而
笑曰以牛之痴重而猶能馱載過焉公等士人曾牛
之不若何也予大愧鼓氣而進忽見瀑布自巖頂注
巖聲峽束分為二道短者如縞帶長者如素練聲鏘

然如珮環交流嚙石噴雪而走乃馳臨壑藉草環坐
酌酒以佐興士善曰此間地僻山深千古文人所未
遊其遊之蓋自先生始予曰然但予無謫仙驚人句
徒觀其勝所謂刻畫無鹽唐突西施耳衆
皆沾醉相促而去有鹿脰一隻橫于道蓋豺狼餘腥
也為之愕然因談及豺狼之事客曰往年旃犒驛狼
害禾稼民苦之胥議設阱狼果陷焉適有一農夫過
而視之狼極力不能出呼號甚哀農夫惻然謂曰汝
若無害禾稼我當脫汝死狼怕耳掉尾作悅服之狀
乃下杙為阱即跳而去後不復害五穀每農夫夜歸

輒護送至家世稱薄心腸者必曰豺狼豺狼顧能報
德如此不知澆俗能然否又行一里皆飢疲開行厨
食之美如聿大年又行數百步有茆屋極矮陋一茶
而去從此辭孔道入林莽愈登愈險多怪石多異禽
多奇草嘉木時五月中旬櫻花初放唐詩云寒巖四
月始知春較此未足奇也林間有殘雪深尺餘兒文
及士善嘻嘻歡笑爭掬嚼之齒頰錚錚有聲既至絕
頂一峯巔屹刻礪桀立如單盃其他諸峯繚遶有他
鳥泓然以深清冽可掬循池而北乱峯復起周匝如
環有池焉渺然以廣甚溫可浴大抵諸峯皆為硫氣

所薰蒸或黑或赭骨立無膚絕不生草不極怪奇卓
異之狀而池水一冷一熱咫尺頓異造物者致詭幻
尤不可思議導者云山中池水大小星羅凡九十六
泉予聞之心竊喜漢土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
可以避世所謂洞天福地之一而蘇東坡夢遊處今
此山正與彼相類其亦洞天之所庸歟而予何幸得
遊之無乃掛名於仙籍歟池畔有茆屋採硫者聚焉
客導予巡視製硫之法先鑿山林硫與沙土相混
按而柔之以浸于池中又舉而煮之鑊中沙土自沈
硫黃自浮然後出而乾之深黃如棠棣花絕品也周

噴久之遂下山。是日天清霽，暖日燦人。至絕巔，北風
俄寒，歸途雲自林谷起，蓬勃奔動，欲載人去。予亦久
厭人世，便欲駕雲遊帝鄉，而不可得。室未脫凡骨，歎
須臾冷雨踈踈下，曲頭則亂峯已為聲舟矣。自草津
至絕巔，雖曰三里，其實不下四里。路入險危，見文年
甫十三，徒步往反，導者美其健，不置。然歸寓則疲極，
徑擁被而卧。士善亦大疲，因自笑，予抱烟霞之癖，不
惟不能自醫，并使兒與門人染其毒，冒險涉危，殊屬
無用。然莊子言有無用之用，嗚呼！天下誰復知無用
之果為用乎哉！天保九年夏五月十七日，屈藁於草

津中澤氏瓊華室

題赤壁圖後

天下何地無月何處無風而赤壁獨以風月聞者非以有蘇子文章耶天文章非有金石之堅也非有山嶽之重也茲諸心形諸言著諸篇翰如是爾矣而金石可泐山嶽可崩惟文章赫赫然映照于宇宙之間月為之加明風為之加清江山為之加雄壯所謂不朽之盛事者非歟彼周郎竭智力以精兵三萬破曹瞞數十萬之衆不可謂千古奇功矣而蘇子乃提三寸不律詠風月於盃酒談笑之間使百世之下讀其文想見其人吟諷贊嘆之不已而善畫者又模寫之以

傳則蘇子三寸不律之功反出于周即精兵三萬之上矣文章之盛如此况聖賢君子道德之懿照映于宇宙者哉觀此畫者可以慨然感起矣

養生緒言跋

予偶閱近人一隨筆載有陶真往千村墅誤入山路行數里四無人聲惟聞宿鳥啾啾爭枝耳既而寂然乃始覺迷錯因摸索得一番木蹊其根解裝出琵琶顧喬木曰陶真之法雖桑下一宿必鼓琵琶以謝恩但予技拙矣汝其恕之乃為彈予家一曲哀音激越與山風相應如夢玉裂帛曲罷悠然睡諷誦至此不覺拊髀曰有是哉陶真之志之篤也山林墟莽昏夜之間其孰聽之又孰賞之而猶不怠盡其技以報德則衣人之衣食人之食必能代其憂亦可知矣嗟

歎久之會長州賀屋翁來出是卷請一言翁年已六十力已拮据不暇而能刻意於著作博證旁通披沙揀金欲以精其術而酬君恩較之陶真其業固有崇卑大小之不同而起死回生又非區區樂工所敢望尤使人嘉歎不已然翁或以此為邀名譁世之具則其見不在陶真下矣吾決知其不爾也

下盼因立人一新筆清下開真意下林運若人山從
贊主歸言

書畫帖跋

均之玩物也錦綉珠玉則俗矣琴棋書畫則雅矣人不能無玩物寧雅勿俗乃若此帖一時名流書畫萃焉或寫山水花竹之態或抒風雲月露之情濃淡疎密左右橫陳殆如入一大名園應接為之不暇洵雅玩也但使予之拙于筆墨者題于焚尾殊不可解豈名園中雖多佳花美竹而古苔涼草亦必點綴其下之類歟

紀州花園先生贊
先生之容甚偉先生之術甚神尋先哲之墜緒續千
載之絕絃奇疾異病運刀匕而忽痊沈痾廢痼皆起
死而回春名聲震于四海英傑萃于一門豈非天鍾
南紀山水之秀氣而開東方外科之淵源也邪

紀州花園先生贊

先生之容甚偉先生之術甚神尋先哲之墜緒續千
載之絕絃奇疾異病運刀匕而忽痊沈痾廢痼皆起
死而回春名聲震于四海英傑萃于一門豈非天鍾
南紀山水之秀氣而開東方外科之淵源也邪

加藤清正公贊

橫槍躍馬英姿如神以良平之智関張之勇而濟之
以顏平原文少保之忠純功蓋一世名震三韓翼戴
幼主屹如泰山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
可奪者非斯人也邪

讀焦氏孟子正義
後賢之所以有功於前賢者以其發揮之也夫其發
揮之云者非惟詮釋名物訓詁也人能明前聖之道
以傳之後世而已矣若徒以名物訓詁為學則漢傳
唐疏既足矣何待後賢此程朱之說所由起也程朱
去孔孟已千有餘年聖祖神伏羲端橫流而吾道所
寄不越千朽簡殘編之間當是時慨然奮起潛思力
學體之於身措之於事然後一旦有所悟入故其說
雖曰得之遺經而其實皆千古獨得之見堯舜之所
未言孔孟之所未發漢唐諸儒之所未聞當世士大

夫既已眴視恠駭至斥之為偽學矣則無恠乎後世
紛紛之言也然其學可以脩己可以治人以為碩
儒可以為名臣賢相雖曰斷斷乎非孔孟之真吾將
取焉况參之古經以推其理之所極固有相符而不
戾者又何恠見其語言之不同而不察其意之所存
輒冒之以佛老異端之學乎哉昔者周道衰邪說起
孔子懼作春秋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
春秋乎孔子沒聖人之道益不明楊墨塞道孟子起
而闢之人或以好辨譏之孟子曰吾不得已也夫孔
孟惟明道救民之不暇又奚暇顧世人之是非毀譽

乎哉蓋聖賢君子豪傑之士必有千古不可磨滅之
見苟考諸往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違直宇宙放
四海而皆準則確然自信不問前人有說無說又不
顧後人是非毀譽直行所見發諸言著諸書以待知
己於千載若杜少陵韓退之不過文人之雄耳然能
不為流俗所囿舉世譽之而不喜舉世毀之而不怒
故其文不襲前人一語而超然雄跨乎百代况於程
朱諸大賢其所見果有默契于往聖又何恤後人之
毀譽乎哉近世戴東原改玉裁之徒於訓詁為精絕
獨至辨程朱則獨促于漢儒藩籬之中而未能窺孔

孟之章與入何足與語聖賢君子豪傑之心程朱所謂章句之儒非道德之儒也焦循無識乃援之以排程朱之學予得世人喜新好異必有沒淫于其說者也故為一辨之

○ 岫六郎左衛門君碑

精忠峻節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鼓舞萬世之人心故雖其身蹈患難以沒必流慶於子孫此理昭然不可誣也當元弘建武之際新田羽林公揭義旗滅北條氏又興勤王之師與足利氏戰而麾下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相與殫厥業及其邪正相軋天道未定公遂為國家授命則亦皆致忠節以死若岫君其尤傑出者矣君諱時能姓丹右岫其氏稱六郎左衛門世為武藏名族姿貌魁偉有神力幼好角觝八州壯士莫能抗及長遷信濃喜遊獵策馬馳

駢竅姪迅捷如飛後仕羽林公大小百餘戰所向莫
不摧靡其擐旗斬將之功不可勝計羽林公戰沒弟
義助使君守越前湊城是年稟義助命攻金津長崎
諸城皆陷之斬首八百餘級退而守鷺巢城敵將斯
波高經以三千餘人圍之是時南朝益不振北國官
軍皆敗亡獨君以區區之衆守孤城內無兵糧之儲
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徒以忠義激士卒屢夜斫營
殺傷無算敵軍震懼呼曰烟將軍各落賂遺請勿襲
我營遂力戰走高經而君亦中流矢沒實曆應元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其精忠峻節可以動天地感鬼

神嗚呼不亦偉哉十世孫時義稱勳太郎生于勢州
仕木造長政天正中長政亡仕富田信高後退居于
備中早島子孫相繼至秀重秀重仕戶川安論君寬
政中扈從巡蝦夷耳和中安論君為蝦夷奉行又從
之三至箱館天保中從嗣子安清君赴長崎明年安
清君除長崎奉行即擢為室老宗族繁衍或居江戶
或在備中蓋天之所以報忠臣者至是益炳如也今
茲天保九年丁君五百年忌辰秀重追慕其忠烈建
碑於武州目黒最上寺中屬予為之文予謂今人奉
其身甚厚而不知追遠報本之為義秀重顧能追慕

祖先建碑以祭之可不謂孝乎且歷事二主東極蝦夷西抵長崎千里跋涉致匪躬之節尚無愧於為忠臣之後矣乃為叙其梗槩使刻焉

東昌田中翁墓碣銘

予於田中翁未嘗有一面之雅而其門人大谷士由則知之久矣士由天性忠厚學極博而恂恂若無能者則翁之為人可知矣因假士由所撰事狀以表其墓曰翁諱慶名稱昌之進田中氏號東昌東與大沼郡高田邑長也系出自敦實親王所謂字多源氏者父諱輝富母川手氏翁英邁明敏髮甫燥即好讀書弱冠舉為鄉學師及長經史百家之說莫不淹貫而於物產之學篤好為寬政乙卯父沒襲職未幾請于官遊學數年文化丙寅以病告老復歷遊四方凡

前後二十餘年足迹所及三十餘國交道益廣聞見
益博自書畫譜方以至於茶儀旣花鐵筆之屬皆能
通曉而尤精於製物新鄒奇聞往往出乎貨鳩溪輩
之右大有碑於世用又學能歌於洛瀾号草蘿具多
藝如此是以遊踪所及列侯重幣聘之然不欲進仕
遂歸老子梓鄉惟以風月自娛澹如也嘗過北越米
山有偉人烏校以韜畧曰天未流其法於古今兵家
之外別有所得棄陳迹專機變操縱閑濶如雷電鬼
神之不可摸捉而要皆以治用為主非世之拘舊轍
守死轍而並無實功者比也然守先師戒喑默不言

者數十年矣晚節惜其純絃乃始妙簡其人而授之
故能傳與秘者惟士田及李藩某耳耳鳴呼翁傳
學多才足以功名自振于一世而舍和孫光於遐邑
僻落之中如玉韞于石金藏于鐵不肯炫華彩求售
及其傳道也又不肯輕授藹然有古賢風矣此予所
以雖未相知而表其墓不辭也翁以天保九年五月
廿日卒壽七十有六葬本邑龍興寺先兆所著訓蒙
科條聖學摘要及兵法祕訣等書悉藏于家門人千
餘人散處諸配金子氏生一男曰重好亦好學克繼
其職云銘曰偉哉東昌抱文武之才而優游于里閭

綜百家之技而不慕於紳裾德薰其鄉道傳其徒古
所謂隱君子者非茲人也歟

與西坂夢錫書

信再拜世事紛馳不奉尺牋久矣想亦左圖右書清
穆如舊深用浣慰吾兄歸鄉以來從學者益盛未幾
擢為助教推其所得以及人斯道之興有日矣朋友
聞之相賀僕亦喜而不寐然竊謂此未足為兄賀也
何則吾兄經學文章皆既精深宏博而加以操行
之純篤交遊中所不易遇必膺統雄藩之學政振木
鐸於一方道行于上澤被于下然後為可賀也翹企
半歲邈無音問僕竊疑焉既而仄聞吾兄罷官家居
未詳其故朋友皆大駭僕亦惶惑憂慮者累日因復

熟思之。此未足為吾兄憂也。何則？以吾兄學問文章之美，操行之端，而一朝罷職，蓋非其罪矣。苟非其罪，則雖力鋸鼎鑊，君子有所不屑。況區區得喪之間乎？且君子之所以用力者，尤在患難。患難之至，非惟不怨天尤人，即取以為砥礪切磋之地，精神益加奮迅，志氣益加堅凝。或反躬修省，可以驗其所詣；動心忍性，可以增益其所不能。荆山之璧，非磨之以麤厲之石，不足以發光彩；太阿之劍，非鍛之以水火之力，不足以斷犀甲。君子不之於患難，亦有類此者。又何足憂哉？第所為吾兄憂，則有之矣。古之君子，德器溫粹，如良

金美玉，見者藹然，在春風和氣之中。雖其平日議論不相合者，亦猶推服歎美，以為忠信人。若明道程子乃其人也。吾兄之德果至此乎？未至則日夜求不如明道者而責諸己，德器益要純粹，涵養益要精密，是吾兄之所當憂也。古之君子，折中諸儒之同異，剖析義理之精微，靡鉅不舉，靡細不函，而其發之文章也，光明俊偉，炳如日月，粹然莫非翼聖經明道義。若晦庵朱子乃其人也。吾兄之學果至此乎？未至則日夜求不如晦庵者而責諸己，益以沈涵于六經精研乎文章，是吾兄之所宜憂也。若夫毀譽得喪之自外而

僅來豈守道者之所置欣戚哉易云雲從龍風從虎其氣類之相感有不期然而然者况貴藩為天下諸侯之冠冕政事精明德化洋溢海內之士所顯顯然引領而欽仰者決不使才學文章之士汨沒于閤里而不獲伸也顧吾兄之造詣何如耳蓋古之明君賢相其用人之妙固有不可以常情而測度者宋英宗自藩邸聞蘇子瞻名欲召入翰林韓魏公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人莫不畏慕降服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異詞矣今驟用之天下之士未必為然適足以累

之也子瞻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明太祖召見方正學謂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後又以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古人之用人其意思深遠如此今吾兄之不得志也又安知明君賢相非老其才崇其德使一藩之士莫不畏慕降服然後大用之乎吾兄惟當刻苦淬勵勉其所未至勿遽以此為戚戚也僕雖不肖辱吾兄之知愛久矣故敢以此勉吾兄并以自勉不恭之罪幸賜諒炤時下新寒千萬為道自重不宜保亥十月三日

傳者皆言其性
和而不偏其
美於德則其
更於德則其
新和德則其
抑其德則其
能其德則其
意其德則其
不其德則其
德其德則其
德其德則其



110X
329
16